

马洪琪院士：一生与江河结缘

○熊 燕



马洪琪院士

马洪琪，1942年8月出生，上海市人，水利水电施工专家。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。曾任水电十四局总工程师，现任华能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高级顾问。

主持和参加建设大型水电工程20余座，探索并完善了各种地下工程和各类土石坝施工技术。高压长斜井快速施工技术、岩锚吊车梁施工技术、无钢衬高压钢筋混凝土分管施工技术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。创立多种项目管理模式，探索并完善了紧密型联营体的运行模式，丰富和发展了项目法施工科学管理的内涵。“广蓄项目法施工科学管理”获全国电力行业现代化优秀成果一等奖。中国优秀施工企业经营者，荣获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，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。创造或主持创造的科技成果有10项获国家、部省科技进步奖，有

11项获国家专利、国家鲁班奖、优质工程奖及科学管理优秀成果奖。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70岁的马洪琪端坐在会议室，夏日的一抹晨阳穿窗而过，照在老人清癯的面庞、刻意打理过的黑发和笔直的腰板上，让人觉得古稀二字还离他甚远。行遍云南的大江大河，45载春秋始终坚守在水利水电工程第一线，树起一个又一个丰碑——这个把一生都奉献给云南的“外乡人”，在他70岁时，得到了云南最最真诚的回馈——云南科学技术奖最高奖杰出贡献奖。

回忆着他双脚走过的云南山水，马洪琪平静无波的目光渐渐变得明亮而炽热，那些夜以继日奋斗的年代、那些失望与成功交织的往昔，越过几十年的岁月一一浮现于眼前，他深情感慨：“一生与江河结缘，感恩；在云南发展事业，庆幸；成为一个云南人，无悔！”

攻坚克难成为领军人

人的一生有几个10年？马洪琪的回答是：“3个。”“第一个10年是打基础，第二个10年是压担子，第三个10年是出成果。让人欣慰的是，30年的磨砺确实让我成才了。”说起自己的一生，老人这样总结。

1967年，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的

□ 清芬挺秀

海人马洪琪被分配到了云南。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，满怀干一番大事业豪情的马洪琪在这儿遭遇了人生最冷的10年。满目青山绿水，却不是他的理想所在。整整10年，在水电站当工人，无所事事的状态让他萌生了回上海的念头。考研究生，是离开云南的唯一出路。可当马洪琪一切都准备好时，却收到了去缅甸和喀麦隆援建小水电的任务。1985年底，6年援外归来，拥有丰富经验的马洪琪被委以重任：担任鲁布革水电站技术处副处长。正是这次任务，拉开了马洪琪和云南水电开发相生相伴大半生的序幕。鲁布革的成功，既让马洪琪看到了云南水电开发的巨大潜力，也看到了中国水电技术与世界的差距。作为中国第一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、率先实行国际招标竞争的国家重点工程，鲁布革工程集结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水利水电专家。几年里，马洪琪就像一块海绵，不知疲倦地吸收着来自国外的先进知识，充实自己，为今后的自主开发打下坚实基础。

1993年，进入人生第3个10年的马洪琪迎来了人生第一个大奖。这是他的鲁布革经验在广州抽水蓄能电站的开花结果。工期短、要求高，一个又一个的难题“逼”出了马洪琪的创造性。在这里，他首创了加快地下厂房洞室群“平面多工序立体多层次”的施工方法，探索和完善了大型地下厂房开挖稳定的4项创新技术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压长斜井滑升模板，填补了此项技术的空白……这个项目，为他赢得了至少3个奖项。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开始，马洪琪从此马不停蹄地进驻一个又一个大型水电站开发项目，收获一个又一个大奖。在小湾

水电站300米级拱坝建设中，他和课题组一起成功攻克了700米工程高边坡稳定技术、坝基岩体开挖卸荷松弛处理和高拱坝混凝土温控防裂等关键技术，使电站提前两年建成；在糯扎渡水电站建设中，他和他的团队一起，主持“250米级高心墙坝料特性与坝体结构优化研究及应用”和“高心墙推石坝施工质量实时监控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”两个研究课题，在多项技术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，并实现了土石坝施工质量高标准控制的重大创新，电站提前2年发电……45载的水电开发生涯中，马洪琪这个名字和全国20多个坐标性水利工程连在一起，成为这个行业当之无愧的领军人。

45载植根云岭大地

语调轻缓、语音轻柔，看着这样的马洪琪，你无法想象他在寂寞荒凉的高山峡谷、在热火朝天的工地、在几百米高的大坝上艰难前行、指挥若定的样子。可这，恰恰是马洪琪最真实的一面。

“选择水利水电开发这个行业，就是选择了艰难和寂寞，只有耐得住苦的人，才会干得出成绩。”从上海到云南，从富裕闲适的都市到条件艰难的西南边陲，远离城市远离家，不是不辛苦，只是认定了“云南丰富的水利资源才是我事业最适宜的地方”。于是，几十年驻守云南，便成了马洪琪无怨无悔的选择。从鲁布革到小湾，从溪洛渡到糯扎渡，从大朝山到漫湾，马洪琪的成长与云南水电的发展相生相伴。迄今，他记得鲁布革日日夜夜与外国专家的探讨，记得小湾水电站建设中因为问题层出不穷而带来的一个又一个不眠

之夜，记得大坝上40~50℃的高温炙烤，还记得工程竣工时的欢呼之声。

“我把每一个工程都当作自己的作品，要让作品耐看，就必须得付出足够的努力。”说起自己参与建设过的水电站，马洪琪目光中闪动的自豪与欣喜清晰可见。只要站到水库大坝上，他就会马上神采焕发，妙语连珠，指点之间满怀豪情：

“正是在一代代水利人抛家忘亲的奉献下，云南的水利才一点点从无到有，从弱小到强大。”45载行走在云岭大地，马洪琪早把自己当成了云南人。除了口音，他对云南的熟悉程度和喜爱程度，绝不亚于任何一个云南人。

“没有云南，就没有马洪琪成功的事业，所以，我的家和亲人都在云南，而我也很自豪自己已成为一个真正的云南人了。”马洪琪坦言。

为自己再定3个目标

对过去，马洪琪总是轻描淡写一带而

过。即使，从1996年开始，他便以每两年获一次奖的步伐成为令后来者仰望的高峰；即使，他站在云南科学技术奖励的最高峰。“宏伟的工程是集体的创造，这些是大家共同的奖项。没有集体，就没有我。”虚怀若谷的马洪琪，在同事和学生眼中，有着大山一样的胸怀。

对未来，马洪琪却愿意不遗余力去描述。“这个奖励是省委、省政府对我扎根云南45年，始终不渝献身水电事业的肯定，也是希望。我会将荣誉化为动力，继续攀登科学高峰，永不停顿、永不懈怠。”十来个大型水电站的技术指挥、8个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主任委员、4所大学的兼职教授。一天工作8个小时，经常出差开展咨询。“除了必要的工作，我不兼任其他虚职。因为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干。”马洪琪这样描述他的晚年生活。马洪琪为自己定下了3个看得见的目标：用5到10年的时间，带领自己的团队，再攻克几个技术难题，建3座世界第一坝：西藏的如美高坝、

云南的古水面板堆石坝和黄登碾压混凝土坝。

“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多少年，但这几件事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干好。要做出无愧于时代，无愧于人民的创新工程。”马洪琪，这个把一生奉献给云南大江大河的科学家愿望很美很坚决。

转自2012年7月17日
《云南日报》



马洪琪院士（蹲者 中）在水利工地上